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Очерки пером и карандашом
из кругосветного плавания (1857—1860)



笔尖上的环球航行

(1857—1860)

〔俄〕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著

李秋梅◎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行走中国丛书
主编◎张昌山 耿昇

笔尖上的环球航行

(1857—1860)

〔俄〕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著
李秋梅◎译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笔尖上的环球航行：1857—1860 / (俄罗斯) 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著；李秋梅译. —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2

(行走中国丛书)

ISBN 978 - 7 - 222 - 15798 - 9

I. ①笔… II. ①A… ②李…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 俄罗斯 - 近代 IV. ①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64052 号

出品人 赵石定
责任编辑 王 韬 郑燕燕
责任校对 周 彦 毛 雪
装帧设计 张力山
责任印制 洪中丽

笔尖上的环球航行(1857—1860)

〔俄〕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 著 李秋梅 译

出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网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2.25
字数 42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云南出版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号 ISBN 978 - 7 - 222 - 15798 - 9
定价 48.00 元

如有图书质量及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 - 64164626 出版部电话:0871 - 64191534



云南人民出版社公众微信号

ОЧЕРКИ

ПЕРОМЪ И КАРАНДАШЕМЪ

ИЗЪ

КРУГОСВѢТНАГО ПЛАВАНІЯ

ВЪ 1857, 1858, 1859 и 1860 ГОДАХЪ

А. ВЫШЕСЛАВЦОВА

СЪ 27-Ю РИСУНКАМИ

Литогр. П. Пет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Ъ

ВЪ ТИПОГРАФІИ МОРСКАГ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1862

总 序

张昌山

从黑格尔以来，传统中国长期被欧洲中心主义者视为一个“停滞的帝国”。这一观念出现几十年之后，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清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李氏又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对世界和中国的这种认识还在多个场合说过。当时的中国，一下子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下，迅速跌进五大洋、四大洲之中的世界，甚至只是亚洲东部一个落后的大国。

这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就是以工业革命为主导的近代化及现代化，而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这一近代化及现代化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百年间，一些中外人士行走在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在变动的土地上。行走者中，既有外国的传教士、外交官、探险家，更有中国的文人、学者、科学家、商人、军人，甚至有家庭妇女。他们的游记、札记、考察报告、探险实录等，见证并记录了其自身行走的经历和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的过程。当时写下这些文字的人虽身份各异，目的不同，但每一部作品记录的都是作者个人的观察与体验，也记载了他们的所思所想和个性特征。而不同的作品拼合起来，则在横向空间上似画卷一般展现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面貌，而在纵向的时间上则有如电影

一样显示了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变迁的细节与大势。在他们笔下，中国不再是故纸堆中的陈旧记忆，而是活生生展开的现实景象。

把历史还原到现场和实际生活，这大概是每一个想了解历史的人的最大愿望。我们从这些作者在中国的行走、体验之中看到了一种活态的中国历史，它们明显区别于以往的正史和官方档案之类的文献资料所记录的静态中国历史，而且，人生的丰富性、视角的差异性及社会的多元性，也尽在其中了。

德国学者赫尔德所倡导的“同情之理解”，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在中国学者中以陈寅恪等用得最深也最好。如今，我们把这些中外作者的各类作品作为历史文本来阅读、感受和研究，通过这些文本去体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的行走、见闻与思考，这也是一种“同情之理解”的实践。今天的人们可以从中感受这些作者所体验的中国社会，从而更具体更深刻地观察了解中国近代化及现代化进程的艰辛与经验。

将中国放在整个世界大格局中来看，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大致就是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走向世界和走向现代的过程。鉴往才能识今和知来，但由于过去的观念、方法、习惯和经验等因素，有意无意地遮蔽和塑造了我们对于这段历史的认识与解释，因此，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行走中国”大型丛书，是在回头观看百年中国之动静，是在体会“我看人看我”的经验，其实质则是向前进，走向永恒的未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洪流和时代的浪潮虽然可能会被拖延，却不可能永远被遮挡。司马相如曾说：“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李鸿章有言：“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这两句话的时间相差两千年，表达的却是同一种心声，谨抄录于此，作为我们对国家和时代的期许。

是为序。

2015年5月



译者的话

您打开的这本《笔尖上的环球航行（1857—1860）》描写的是俄国蒸汽动力船的第一次环球旅行，这次航行也是俄罗斯军舰首次穿越麦哲伦海峡。该书的原作者是俄罗斯的阿列克谢·维舍斯拉夫采夫（即 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他于 1831 年 5 月 20 日出生在俄罗斯塔姆波夫的一个贵族之家。那是一个有着浓厚欧洲艺术氛围的家庭，家里到处装饰着法国版画和意大利绘画，藏书丰富，其中有大量的欧洲文献。父母希望他走上艺术之路。然而事与愿违，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考入了医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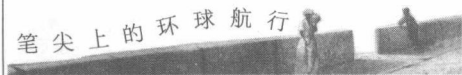
从 1853 年起，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在波尔塔夫斯基连队担任军医。1854 年他参加了都纳依远征。1855 年参加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在马拉霍夫山冈战役中抢救伤病员。就在这个时期，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开始了文学创作，素材是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发生的事件。1856 年，他的作品发表在彼得堡出版的《海军文集》里。

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深深地迷恋着海洋。1857 年他成为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的一名海军，同年 7 月被编入普拉斯通号三桅船，参加了为期 3 年的环球航行。航行中他主要在普拉斯通号上工作。为了纪念这艘船，捷尔涅斯基地区的一个村庄和一个港湾都以“普拉斯通”命名。

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以后，开始对远东地区采取积极的策略。当时正在筹划同中国签订合约，确定其在黑龙江地区的势力范围。负责这项事务的是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沙俄为了巩固在该地区的地位，1858 年决定让国旗在日本海“亮亮相”。从波罗的海出发的普拉斯通号，应该就是去为穆拉维约夫船队助威的。

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在这次远途探险航行中尽职尽责。他不仅履行了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还创作了大量的绘画作品。在整个航行期间，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用手中的画笔描绘了所见所闻，包括各国居民、风土人情等，带回彼得堡的画作大约有上百幅。他深厚的文学素养也使得他用文字出色地记述了这次航行。

在返回祖国的途中，在蒙得维的亚，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被调到了另一艘船——诺威克号上。正是这次调整挽救了他的性命。还有几天的航行就要驶入



祖国的港湾了，不幸的是，普拉斯通号上的火药库发生了爆炸，船体倾覆。诺威克号火速驰援，只是救起了25位战友，70人遇难。

1860年2月23日，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所在的船队完成了环球航行，以忧郁而沉痛的心情回到了阔别三年之久的喀琅施塔得。

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回到彼得堡以后，没过多长时间，也就是在1860—1861年间，他从日本寄出的作品就见诸报端了。他也把这些作品投给了《俄罗斯学报》，很快，那些别具一格的文字，连同妙趣横生的作者，在彼得堡出版界就被津津乐道。

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以航行期间积累的材料作为素材，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它们加工整理成书，书名为《笔尖上的环球航行（1857—1860）》。出版商是俄罗斯海军部。这部游记之所以由海军部出版，不仅仅是因为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本人就归海军部管，也因为海军部一向关注对未知疆域，包括海洋、岛屿的探险和考察，致力于研究各地各民族的风土人情，非常重视海军考察资料的出版事宜。

该书的28幅插图均由彼得堡艺术学院的学员画到石头上，彼得堡著名印刷大师佩季负责石印。而那些学员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画家，如希施金、韦列夏金、吉涅和焦金。

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崇尚自然，虽然旅途枯燥，但是仍然怀有发现美、欣赏美的情怀。他本人出自上流社会，但是对朴实的民俗和风情情有独钟。他置身于恬淡的环境中，不禁感慨道：“我们为什么没有生活在18世纪呢？在那个古老淳朴的时代，可以尽情表达自己的多愁善感，不会有人怀疑你动机不纯，也不会有人嘲笑你愚钝木讷，而且没有如今约束你的那些规矩。”对率真的人们，他总是充满欣赏，发现他们内在的美。有这样一段描写：“我知道了，她叫伊萨贝莉塔，真的是14岁，也知道她下周就要出嫁了。人们还指给我看她的未婚夫，那是一个脸上有麻点儿的小伙子。因为我不跳舞，所以就尽情欣赏姣好的伊萨贝莉塔。这可谓是一个明智之举。她所呈现出的那种美，可以提升人的灵魂，升华人的欲望，净化人的心智，不过，她的魅力完全取决于你欣赏她的态度。这一天我沉醉于伊萨贝莉塔的美，第二天我以同样的激情和虔敬领略了特内里费山主峰。”而他对所遇到的欧洲人常常是嗤之以鼻，在描写塔希提的一段中这样写道：“各个大厅里都是欧洲人，一帮乌合之众。他们白不拉碴，丑陋不堪，挤挤插插，跳波尔卡和华尔兹呢……”

在漫长的旅途中，很多地方给A. B. 维舍斯拉夫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他自己陶醉于这种美，这种美也深深地感染了我。的确很美，我也非常喜欢那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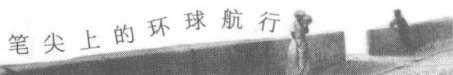
地方，常常任性地不顾时间仓促，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阅读，有时候还不由自主地朗诵起来。我喜欢他这样的描写：“他们的头上都装饰得非常漂亮，有的人戴着鲜花和绿叶，有的人披着色彩斑斓的树皮，他们那优雅的姿势，只有生活在风景优美、赏心悦目环境中的人才会有。”“歌声甜美，令人心旷神怡。清纯的歌声余音袅袅。天空宛若金色的穹顶撑开在我们的上方。万籁俱寂，点燃的蜡烛，没有任何罩子为它遮风，但是烛火没有一丝的晃动。”“夕阳西下，像常言所说的那最后一抹余晖，洒向了刚刚被温暖的雨水滋润过的花草树木。美丽的树木给停泊场周围镶上了靓丽花边，枝头婀娜多姿，山峦青翠，千沟万壑掩映在浓荫绿影之中。半个小时以后我们起锚了……别了，塔希提……夜幕降临。我们静静地离开了停泊场，当然，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此次远洋航行中最美好的时光，也许，这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在塔希提，我们年轻了，它拨动了我们许多人心那根琴弦，用那琴声，你可以理解罗密欧和朱丽叶。”

他的语言非常形象，描写生动。“攀爬植物长长的藤条拧成绳子一般，就像帆船的缆索，向下垂着，仿佛要把树固定在地上。”“山脚下的岸边长着几棵树，海风和波浪把它们使劲往山坡上推，弄得它们就好像往一边躲着给谁让路似的。”

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知识丰富，他的描写涉及地质学、生物学、民族学等，请看这样的描写：

“请您暂时化作霍夫曼·施瓦美尔达姆斯，您会看到无数个形态各异的细毛虫，混杂着腐烂的水生浮游有机体：颤菌科、介壳类单胞菌类、轮虫，还有形形色色的水母，水母体形大小相差悬殊，能相差3000倍。它们分泌的发光液体实际上是一种放电效应。为了让自己的光穿透水体，它们的发光器官应该要承受很强的电压。它们身上发生的这个过程，就像产生雷电的云层，或者像极光，也就是外部因素的刺激促使它们发光。在咆哮的大海里，当两种不同方向的波浪撞击时，它们的光感中枢非常敏感。”

“利奥波德·冯·布赫研究加那利群岛，主要是研究的特内里费山峰及其巨大的围谷地带，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岛屿是大规模火山活动的产物。对其他岛屿及陆地火山的研究充分证实了这个大胆的理论，据此而构建了现代地质学的宏伟大厦。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凭借着非凡天才和缜密逻辑，开始思考史前时代。他的学说认为，当地壳对内应力的抵抗能力还很薄弱时，其表面出现了大小不一的裂隙，粗面熔岩从这些裂隙中喷涌而出，在地势平缓的固体地壳表



面流溢，形成庞大的岩流时，在基底变为规则的岩层。在有新的岩浆喷涌而出时，这层粗面岩层又被新的岩层覆盖，这个岩层也是水平方向的，等等。最后，在相当晚的时期，这些互相叠加的岩层，在内部气体的弹力作用下，产生气泡状的隆起，在顶部被撕裂，这样，就形成了今天的圆环状小岛。”

“关契斯人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来自何方，又是何时出现在这座岛屿上？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发现，他们使用的语言中有几个词跟柏柏尔语相似，这使学者联想到他们可能是来自北阿特拉斯。的确，他们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们的生活，都酷似卡比尔人。他们就像飞逝的流星，没有留下一丝痕迹。他们好像戛然而止，到底是和新来人种融合了，还是漂泊回自己的故土了呢？法国生物学家萨宾·贝特洛这样解释：‘三百年的外族统治没有能够消除各人种自身的特点，这些人种依然存在于一些山地游牧民族和高原农耕民族中。非洲人种在居民中占多数，而且很显眼。’如此细心的研究者探赜索隐，不断用新观点丰富科学。”

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艺术修养极高，颇通音乐、绘画、建筑等。描写麦哲伦海峡的波涛汹涌时，用艾瓦佐夫斯基和约瑟夫·韦尔内两位顶尖画家的作品来形容，贴切传神，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使读者可借助画家作品来更形象地理解。“时而在我们面前出现一座像老式瓷砖壁炉式的房子，整个房子用蓝色和白色的方砖装饰着；时而是整个一条长廊的石膏雕塑充满了小花圃，花圃有些像中国园林的风格；门口有断臂的法尔内塞·大力士，廊柱顶端有蓝色的狮子；美惠三女神在喷泉里淋着水，是没有尾巴的特里同从贝壳里往下浇的。一条长廊都是缪斯们，长廊的最后是两座高大的方尖碑，方尖碑的底座是四个球。”

A. B. 维舍斯拉夫采夫对弱者怀有深深的同情，有这样一段描写：“窗旁坐着他的妻子，大大的黑眼睛，好奇、腼腆地看着我们。她姣好美丽，穿戴显得寒酸，也不是十分整洁，但是依然可以发现她的婀娜多姿。她旁边满是脏兮兮的尿布，一个小婴儿在撒尿，看样子是刚刚出生没几天。这位女人脸色苍白。家里境况凄惨，她丈夫在跟我们漫天要价——这一切都令人厌恶至极……我甚至感觉到，这位让人怜爱的智利女人看懂了我的心思，在她眼睛里流露出了不堪忍受的苦闷。她像一头母狮，然而，她能在自己可怜的男人身上寻觅到什么呢？”

所到之处他们都深入到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广泛地了解、体察民风民情。他们在离开帕佩图阿伊港湾的最后一个晚上，是在女王的院子里度过的。阿列克谢



·维舍斯拉夫采夫坐在女王身旁，开始跟她说让她开心的话：“您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王国。”“没有哪个国家像塔希提这样给我们留下如此美好的印象！”“塔希提就是人间天堂……”他满怀敬意地看着深孚众望的一地之主。

“我们和船长去进行一些官方的拜访。贝特洛先生非常客气，亲自陪我们去串门……从晚会开始，我们就聚集在贝特洛先生府上。贝特洛先生住得舒适极了。所有房间都显示出学者的做派：这儿摆着大本的书卷，那儿是用玻璃罩子罩着的加纳利群岛地形图，这个图是他亲手做的。贝特洛先生很早就生活在这里了，在他的回忆里，那些名流，不管是探险家，还是学者，都是很有趣味的人。”

他被调到诺威克号上之后，比较两条船的环境时写道：“（在三桅快船上）呼吸的空气也是污浊不堪的，混杂着舱底的味道。要是想让昏昏沉沉的大脑清醒一下，走到上面去，那整个甲板就是汪洋大海呀。……然而，你不要因此就认为三桅快船只是给我留下了这些不快和煎熬，说它一无是处。相反，在那里我度过了非常美好开心的时光。三桅快船上的日子是我永远美好的回忆，在我对此次远洋航行的回忆中，在那些或清晰或模糊的画面里，它优美的船身，轻盈的轮廓，会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当我在翻译该书的过程中，偶尔感觉身心俱疲，但是真的收尾了，又是那样的怅然若失，依依不舍，不时地回味、沉醉于一个个场景之中。也常常有马上就想到书中某个地方去的冲动，而且，我觉得，我去那些地方，心有所属的地方，会像去看望一个老朋友那样怀着欣喜和期待。读着这本游记，有时候让我想马上去某处古迹重游，探寻曾经被我忽视的细节。那些被我忽视的，可能恰恰是精髓，对我是提升。这是游记，也是一本百科全书。

我非常感谢柳若梅教授，她不仅独具匠心，为我选定了这本书，在翻译过程中也不断地给我各种指导，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同事萨姆索诺夫、古京等，特别是萨姆索诺夫老师，对于我随时随地提出的任何问题，总是有求必应，条分缕析，一定找到最可信的答案，让我非常感动，让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也让我更加自信地处理文本。谨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在阅读的时候，能把发现的错误告诉我，是我求之不得的！

译者

2016年7月28日



目 录

译者的话 / 1

第一章 大西洋 / 1

第二章 好望角 / 32

第三章 马来海 / 64

第四章 香港 / 98

第五章 从葫芦崴到黑龙江 / 138

第六章 从江户出发 / 163

第七章 太平洋 / 210

第八章 从塔希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 265

第九章 告别巴西，回归故土 / 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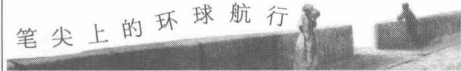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大西洋

大海和天空—告别瑟堡—马德拉—第一次登陆漫步—马德拉的欧洲疗养院—萨尔托—雅利安人—山间修道院—萨尼—卡马拉·德洛布什—夜晚舞会—大库拉尔和小库拉尔—特内里费—布赫理论—圣克鲁斯—科学家贝特洛—威廉姆斯和他的游艇—化装舞会—特内里费峰—佛得角群岛—隔离—风平浪静—鲨鱼—海的光芒—穿越赤道—阿森松岛—乔治敦—海龟—再次驶向大海

微醺的风吹过蔚蓝的天际……

我们的三桅船置身于茫茫大海之中了，久久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水天一色，地平线消失了。我油然而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三桅快船扬起满帆，从英吉利海峡把我们带入了大西洋。我仿佛突然从一个闷热的城市来到了清爽的田野、广袤的草原，顿感全身放松，心情爽朗，呼吸顺畅。普利茅斯！远远地望到它了，这是我们航程中最后一个欧洲城市，利泽德角则是我们航行中的最后一段欧洲海岸。

朦胧的远方水光与天色相浑，有经验的水手们茫然地遥望天边，嘴里说着：“就剩下海洋和天空了，别的什么都看不到了。”从前，人们涉足和了解的领域还非常有限，航海家需要拿出勇气，甚至可以说是需要拿出英雄主义气概，才有信心凭着没有甲板的小船面对变幻莫测的狂风巨浪。那时候，在大海深处盘踞着庞然怪兽和成群海蛇，想象中一直期待着出现奇迹：几个人真的看到了这些蛇，用文字描述了出来，然后起草个证明，还让船上的人签字，这样就更有可信度；有人还看到了亚速尔群岛和加那利群岛后面西大陆朦朦胧胧的海岸线，和想象中的一模一样，它们原本就是那样的……在云雾蒸腾的天际，出现了一个个新的星座；一座座高悬于苍穹的星座退到了我们身后。不知不觉中，人们渐渐地阅历多了，见识广了。想象中的西大陆海岸成为真实的存在，海洋就像一个山谷，两侧的平行海岸呈现出的形状，仿佛是两列平行延伸的山脉。这块大陆南端位于南纬 10° ，是几内亚湾对面的巴西隆起带和安的列斯海对面的非洲隆起带。对海洋和大陆越来越翔实的研究扩大



了欧洲人的活动范围，超乎想象的丰硕成果激发了他们的能量和探寻的欲望。天文仪器的逐步完善给航海人提供了更多更有力的支撑；他们的征途更加有安全保障，这让他们更加坚定地一往直前……千奇百怪的臆想，居住着神仙的梦幻国度，都消失不见了，雾气昭昭的远方变得清晰明朗了。

海洋中水平衡状态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通过观察发现有的风是有规律的，有的风是反复无常的；还能确定受月球、太阳影响的洋流了，海水的表层流动导致深层海水的流动；在锚地上观察潮汐，同时在远洋航行中摸索洋流规律，那时的远洋航行需要自我牺牲的勇气和斗志昂扬的精神。哥伦布第一个发现了赤道环流，这是在环流之间自东向西的洋流。他把这种运动和天体的运动相比较，也就是和日月星辰的运动相比较。正如激流勇进的河水令河谷汹涌澎湃一样，一股股洋流在大海中徜徉，它们使温度较高的海水流向高纬度，温度较低的海水流向低纬度。大西洋中最有名的是湾流，早在16世纪就被安吉耶拉发现了。从好望角附近的南端开始，执着地流经安的列斯海和墨西哥湾，到达巴哈马海峡；一路从南南西向北北东流去，远离海岸线，然后绕出一个圆形。在纽芬兰海滩，它往往把一些热带植物的种子冲到爱尔兰的海滩上。环流温暖的海水缓和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寒冷，也融化着白海的永久冰川。它也给我们俄罗斯沿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带来了第一批做生意的外国人。它的另一条支流从纽芬兰海滩向南流去。在两股洋流的分流处延伸着一个巨大的海藻滩（墨角藻），从前的航海家们把它叫作海藻葱。大量的海洋动物以这些常年葱茏的植物（墨角藻以及浮萍类）为食。植物都是适应各自气候的，从扇形棕榈树到谷物、苔藓、地衣，以此确定植物群落的地理分布规律。就像研究陆地的人们研究植物形态一样，研究海洋的人们也是这样发现海底世界的，在海洋深处，就如同在山脉的各个高度，一层一层地生活着纤毛虫、海虫、慈鲷等。他们发现了温度缓慢下降（在热带地区和环流外部情况不同）对海洋动物聚集及地理分布的影响。

令从前的探险家们欣喜若狂的是，在热带寂静的夜晚，波光粼粼的海浪闪烁着火花和钻石般的光芒！显微镜出现了，人们用它揭示了这一事实，而且更加开阔了人们认识无限丰富的生命形式和现象的视野。对于一个现代的航海人来说，海洋可能比陆地有着更加丰富的有机生命。“在海洋深处的那个低洼的森林王国栖息着很多生物：长长的藻类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进海滩；它们被海浪和洋流扯断的枝枝蔓蔓，自由自在地漂游，富含氧气的细胞充盈着鲜嫩的绿色，任其在海面将自己铺展开来。按照达尔文的说法，森林里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生物栖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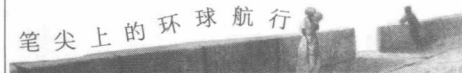
一代代富有探知精神的人们，不断地发现着从水体到大气层的新规律。温度



计、气压计、湿度计等为他们提供了大量数据，他们从中得出了很多大胆的结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风的运动规律中发现了海洋上空大气层许多气象过程的成因。赤道两侧及两极附近地区的温度差异形成了高空大气层和地球表面空气的对流运动。在靠近两极及赤道的地区，大气环流的速度不同，来自极地方向的大气流向东方，而来自赤道的则一路向西。于是，两股气流的相持、高端气流下降的位置，以及一股气流常常被另一股排斥并替代，这些都决定着大气压力、大气层温度的上升与下降等更高级别的现象，而且甚至决定着云团的形成及其形状。信风就很好地解释了这些现象。气象学的成就使人们确定了等温线，电磁学领域的发现确定了雷暴的地理分布。

这都是人类在认识自然界各种力及规律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然而，早在这之前旧大陆的人们就向往着穿越大西洋来到新大陆。那里出现了新的国家，于是也酝酿着新的争端，纷争不断，悲剧在所难免。从哥伦布的第一艘航船到达新大陆时开始，就有多少篇章写满了那些血腥历史！……华盛顿诞生了，他赋予那个广袤的地区以自由，在牢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欧洲的火山比较少，所以人们对这个地质现象不太了解，而新大陆的巨型火山多得令人惊讶，这些火山给科学指出了新的方向。同样，这个全新世界的新型居民关系传播到旧大陆，唤起了人们的激情，给沉迷于传统枷锁中的思想带来了发展的推动力。大西洋的波涛把拉法叶侯爵^①带到了法国。在大西洋上，航船执着地驶向遥远的印度，从瓦斯科·达·伽马号到我们今天的普拉斯通号，我们数着手指期盼着，什么时候航船绕过风暴角，什么时候遇到信风……海洋经历了神奇奥秘的岁月，也经历了不可一世的时光，而现在成为辽阔宽广的大路……在地中海沿岸繁衍生息的人们，在海格力斯之柱外发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他们征服了大西洋，渐渐习惯了在那里的生活。就像地中海成为一个内陆湖，从前那里曾经有过它的繁荣：提尔、迦太基、威尼斯等等，这些古城的废墟焕发着沿岸的生机。这样，大西洋也成为“地中海”，它也有它自己的海格力斯之柱——合恩角和好望角。今天，在它们之外的更辽阔的大海令我们心驰神往。广袤的大洋成为浩瀚的“地中海”，那个时代已经为时不远。它期待着给自己众多的岛屿、散落的大陆、富饶的自然界大舞台播撒文明。

由此你可能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从瑟堡到好望角的航程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作探险。只不过是行驶，就像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从莫斯科到莫尔达斯，我们就像沿着那样一条平坦的大道前进，还顺便造访了那些停靠站，第一站是马德拉，第二站是特内里费，第三站圣地亚哥，第四站是阿森松岛。11月29日，在瑟堡停泊场，我们航船的烟囱喷出了条条烟柱。天气非常好，一缕缕白色的烟雾袅袅升起，随意



飘散又汇合一处，像云团一样在城市上空弥漫开来。大家都沉浸在忧郁之中。尽管我们在这里只是短暂停留，但是大家已经有些适应这里的生活了，渐渐习惯了：我们都结识了新朋友，有男的，也有女的。司空见惯的离愁别绪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有人为初识温情长吁短叹；有人不想割舍日渐温暖的那方角落；有人为早餐、龙虾惋惜，还有最后一道有奶酪的菜，里面还有牡蛎呢；有人想到即将面临的颠簸和恶劣天气，因而忧心忡忡。我站在船舷，想着昨天的夜晚。我们在剧院里，演出的是一部喜剧——《堂吉珂德》，让我们笑得直不起腰来了。幕间休息的时候，我的眼睛扫视着整个剧场，看各个楼座和包厢。在女士们一片的香纱罗裙、各色丝带、新奇发饰中，巴西护卫舰的一个船长——那人留着黑黑的大胡子，神情刚毅，正在献殷勤，一副装腔作势的样子，期盼着我们的赞赏和些许嫉妒。他走进某位先生的包厢，坐在他妻子的旁边，悠闲自得，就像在自己的办公室一样；他看着她的眼睛，大声笑着，俯身靠近她。而她？……她很矜持，目光冷酷，不动声色，双唇（漂亮，唇部线条温柔）紧闭，皮肤白皙，她那延颈秀项，天鹅般优美地把青春洋溢的头和丰满挺拔的胸联系了起来。她脸上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让人琢磨不透。她看起来很冷酷，但是从她面部表情的细微之处隐约可以捕捉到温柔。而她的目光，在我们这种倾慕者看来，只要她想赏赐给谁，这种目光就炽热得可以把他烤化。这时我想起了另一个女人的身影：在缥缈的烟雾中，我仿佛看到了方形的大厅，窗龕绯红色的帷幔。大厅中间，底座上亭亭玉立的断臂美人，似乎是金发碧眼，那可真是千年难得一见的美……她最美妙的莫过于那轻轻转头的姿势和温柔的眼神，那眼神仿佛穿过微微闭合的睫毛流淌而出。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画面：我坐在大厅红色的长沙发上，靠右的位置，在两扇大门处是高大的朱诺^②。但是我没有看她，一直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米洛斯的维纳斯，仿佛要发现点儿什么意外的东西，在她给予我们之外的什么……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她的美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某种依恋，某种怜爱……岁月啊，我觉得就像是坐在这里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刚刚看到这样善良美丽的面庞，这样和善温柔的目光。不过这怎么能和罗浮宫原来的女王相提并论呢，就是那位尽人皆知的狄安娜！千真万确，她是一个彼得堡太太，眼神傲慢、冷酷；不过她现在还站在那里，一副波澜不惊的神情，与受刑的马西亚斯为邻，他身上的皮在被剥离……

要不是“各就各位，起锚！”的口令让我立刻回过神儿来，我的思路一定会跑得更远。已经是马达轰鸣了，我们的编队是一排护卫舰，一排三桅快船，身后留下一缕缕长长的浓黑烟雾，迅速地驶入了大海，我看了瑟堡最后一眼，烟雾遮住了城市，也遮住了海岸。



在海上最初的时日里，我们的三桅快船离开船队单独航行；汪洋大海，迎接我们的是灰蒙蒙的天空和无休止的颠簸。有时海面舒缓平稳，船像踏着拍子往前走；有时阴雨绵绵，潮湿阴冷，令人不爽，很不习惯。第八天，夜幕降临，狂风大作，波涛汹涌。我们的三桅快船颠来倒去，舱壁被波浪拍得嘎嘎作响。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风势越来越大，巨浪猛烈得似乎要把船舷撞破。船摇得我躺不住了，一会儿爬起来，一会儿又躺下，想睡觉，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不时传来隔壁船舱各种忧心忡忡的声音，突然从甲板上传来一声巨大的碰撞声：在吊艇架上挂着的小船被浪头击破了。不管这件事有多新奇，我都没上去看，死心塌地地躺在铺位上，一直挨到天亮，根本没睡着，一分钟也没睡。我算是赢家：首先，我没成落汤鸡；其次，在汪洋大海的惊涛骇浪之中，我熬过了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接下来的整整一天里，海浪丝毫都没有收敛，虽然从早晨开始风就变小了。海上的波浪是大气磅礴的，起起伏伏是不慌不忙的，而且是一成不变的样子。似乎在什么地方包蕴着一股力量，深藏不露，而水面上显现的只是它的表象。三桅快船轻轻地冲上隆起的巅峰，又骤然跌入开阔的深谷，重又向上，骄傲地带着中桅弯弯的风帆，呼啸海风中的帆缆，就像竖琴上的琴弦。傍晚时分，天空放晴，阳光照晒着湿漉漉的人们。船头有人敲起了手鼓，唱起了合唱，还有特列帕克舞的脚踏声……这是在鼓舞大家的士气，当然鼓舞大家的不是舞蹈本身，而是水手们的活力四射、精神抖擞、生机勃勃。这时我想要说的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像在大海上，太阳能那样强烈地使疲惫不堪的人们焕发出饱满的精神。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一开始，是我们初识波罗的海、北海的短暂航行，后来，是在南大洋^③和印度海^④的漫长历程。如果赶上四五天的连阴天，或者狂风暴雨，那整个团队，再没有一个人的神经不是被折磨得疲惫不堪，不管是体力上，还是心理上；再没有一个人的思想不是麻木不仁、死气沉沉；再没有一个人的衣服有一丝干爽的地方。风平浪静了，天空澄澈了，灿烂的阳光顿时焕发了人的精神，恢复了人的体力。什么疲惫、忙乱、不安，一切的一切都统统烟消云散。你来到甲板上，立刻就会心花怒放：天气晴好，浑身暖融融的。船越来越平稳，波连波的海浪已经不再咆哮着跨过船舷，淹没甲板，它们款款地涌到船舷，然后温顺地平静下来，在抑制住的汹涌中，嘶嘶响着，鼓起水花。在桅杆之间人们晾上了自己的衣服，厨师拿出了他的长袍、床单、内衣，连步枪也拿出来了，给它吹吹风，晒晒太阳。这时的甲板让人想起伊万·尼基福洛维奇家的院子^⑤。我们的长袍、皮衣都展开晾着，也好像是在取暖，它们也喜欢温暖的日子。想好好睡一觉的人躺在放救生艇的甲板上；有人爬到小艇的下面，躺在那里，那姿势就像油画上人物